

血战冲绳:美军的“破门之役”(上) ◆ 黄金生

1945年7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美军可在8月3日以后,在天气许可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四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特种炸弹。1945年8月6日,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8月9日,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了长崎,两次原子弹爆炸共造成数十万日本人伤亡。同时,美军在日本还投下大量传单,称如日本再不投降,将会遭到成千上万颗原子弹的轰炸,直至彻底毁灭。

而此时战局已定,是什么原因让胜利在望的美军决然使用这种“死神武器”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迫切希望让那些在太平洋战场上侥幸存活的美军尽可能多地返回故乡。然而,通过研究与日本进行的一场登陆战役的损失情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对日本本土作战,美军将不得不付出伤亡达20万人左右的代价。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这一数字甚至可能多达100万。这场给美军带来强烈恐怖震撼的登陆战役就是冲绳岛登陆战役。

冰山行动

1945年3月,已经夺取了塞班岛、硫磺岛、菲律宾等日本外围据点的盟军部队终于打到了日本的大门口。数十万盟军将士在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和英国第57特混舰队的支援下,准备攻占离日本九州仅350海里的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由140多个火山岛组成,明朝时期是中国的附属国,每年都要向中国进贡。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上升的日本认识到其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开始觊觎该群岛,支持琉球岛独立,直至1879年将其强行吞并纳入版图。

冲绳群岛在琉球群岛中位置居中,距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本土的距离分别是360、340、340海里。主岛冲绳岛面积1256平方公

对于美国来说,冲绳战役和前不久进行的硫磺岛战役,使美军无法想象如果要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将面对什么样的疯狂抵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美国决定对日动用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以争取尽快结束战争。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美军在冲绳岛建立滩头阵地,远处到处都是美国的战舰

里,人口当时为46万人。该岛对日本来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与硫磺岛共同组成了日本本土南面海域上的门户,素有日本“国门”之称。随着美军占领菲律宾湾,对日本来说,冲绳岛如果失守,日本本土、朝鲜以及中国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制空权都会化为泡影,其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也将被彻底切断。如果盟军占领该岛,便可“破门”而入,直接攻击日本本土,因此冲绳岛登陆战被称为“破门之战”。

1944年10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太平洋战区下达了攻占冲绳岛的指令。遵照这一指令,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立即开始组织有关人员筹划作战。1945年1月3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冲绳岛作战计划;2月9日,又批准了具体的登陆计划。

美军将冲绳战役命名的代号为“冰山”,意即此役美军出动的庞大兵力仅为总体实力的冰山一角,王牌之师尚隐没在海面之下,待到进攻日本本土时才亮相。同样,日本方面亦非常重视冲绳一战。1945年3月20日,日本大本营在新的训令中指出:冲绳岛是“为了防守日本本土而进行决战的焦点”。日本大本营强调:“应于海上歼灭进攻冲绳的大部分美军,冲绳地面防卫部队应阻止残余的登陆敌军获得基地,以使天号作战得以顺利执行”。“天号作战”的含义是:冲绳之战,将决定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关系重大。日军将主要以大

中国赌金者

——327事件始末

陆一



2015年2月23日,是327事件发生20周年纪念日。所谓327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国债期货市场发生的一系列风险事件中的一个。本书作者在逐一访谈各方当事人的基础上,综合数千份、数百万字的档案资料,用细致的考证、生动的描述完整地还原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是迄今为止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纪实之作。本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最新出版。

1.电话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北岸,从外滩往北过了外白渡桥的第一个路口东侧,有一栋建于1846年的老饭店,原名礼查饭店,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如今被称为浦江饭店。1990年中国重新创建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初即安址于此。

时间是1995年2月23日,下午4:10。一进饭店的大堂,就可以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隔断,看到原来是旧上海著名舞厅的大厅现在已成为坐满红马甲、放满电脑交易台、高挂着巨大电子行情显示屏的证券交易大厅。

进门左转,沿着充满旧时代装饰气息的楼梯上二楼,是上海证交所的办公区,就在楼梯口的小空间,迎面放了一张秘书坐的前台,右手朝南三间靠马路的房间,就是上海证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副总经理刘波、吴雅伦的办公室,而左手是一个四面无窗的小会议室,供老总们作为开会和接待使用。

前台的秘书小刘,看到小会议室的门打开了,尉文渊陪着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和副主任姚刚谈笑走出来。尉文渊说:“我们从1993年底缩短了半小时股票交易时间,现在下午3点半以后到4点半,有一段专门交易国债和国债期货的时间。所有会员公司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内从事国债现货交易,而具有国债期货业务资格的会员公司,可同时进行国债期货的委托和自营业务,我们把它叫做国债交易专场。”

尉文渊对耿亮说:“既然国务院已经决定国债期货由证监会监管,要不我带你们下去看看,实地感受一下现场气氛?”看两位领导兴致盎然的神情,尉文渊回头对小刘关照了一下,就带着他们一路往一楼交易大厅而去。在楼梯上,尉文渊对耿亮说:“这两天,因为一些传言,市场有点骚动,部分国债期货合约成交量上升得蛮厉害。针对部分券商的一些违规行为,我们今天上午还开了一个30家会员的专题会议,通过了6条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准备明天见报。”

4点18分左右,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秘书小刘接起电话,刚用她特有的又糯又嗲的语调说了声:“上海证交所,请问您是哪位?”电话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我是汤仁荣,尉总在吗?”尽管听出来打电话的是老熟人上海证交所理事、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小刘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尉总不在。他陪证监会领导参观交易大厅去了。”汤仁荣在电话里的语气更加急促:“你赶紧找到尉总,告诉他快点把主机关掉,停止交易。别问为什么!”

尉文渊一行一进交易大厅,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像下雨一般的键盘声和不时随行情起伏而引发场内交易员不约而同发出的感叹声,让第一次走进这大厅的人感觉到一种搭上市场脉搏跳动的亢奋。

这对尉文渊来说,也许见多不怪。他仍旧平静地向证监会领导介绍着情况:“1994年,国债期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全年成交金额达19054亿元,成交合约达7260万口(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合约的单位在日常表述中用“口”,一口等于一张合约;而在诸如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其他市场,常常用“手”,一手等于一张合约。目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新设立的国债期货交易单位,也用的是“手”)。12月底持仓(在市场数据的统计中,金融期货交易持仓是以单边计算的,除了明确标注之外,一般如果看到媒体公布的某合约持仓额是1400万口,那就意味空方和多方均持有1400万口)合约余额为237万口。1995年1月,国债期货日成交量又有所上升,日均成交金额达755亿元,日均成交合约达260万口,1月底持仓合约余额为289万口。春节后这一段时间,市场气氛更加热闹……”

20.不敢掉以轻心

“苍天在上,”陈炯将手中辫子连抖几抖,“在下当着两位兄台之面,对天起誓:陈炯此生,不仅要剪掉这根长辫子,还要剪掉千千万万大汉爷们的长辫子!”看向顺安,“兄弟,剪刀呢?不是让你去拿剪刀来吗?”摇摇头晃地站起来,“好好好,兄弟不拿,在下自个寻去!”

陈炯刚走两步就扑通倒地,呼呼大睡起来。这边挺举也将下巴搁在桌上,沉沉睡去。远远候在边上的小二叫来掌柜,嘀嘀咕咕一阵,掌柜扫来一眼,与伙计将二人分别拖进房间。

顺安看得真切,迅即清醒,假作醉酒,顺手提起包袱,脚步踉跄地跟到挺举房里,就地一躺,呼噜作响。有人关上房门,脚步远去。听到脚步声没有了,顺安忽然爬起来,悄悄开门,眼到外面,果见掌柜与小二正在商讨是否报官的事。掌柜沉思良久,似是决心下定,对小二低语有顷,小二出门,一溜儿不见人影。紧接着,掌柜转向他们住的地方。顺安急急蹿回,进门躺下装睡。掌柜果然开门查看,见三人皆已睡死,呼出一个气,就在门外坐下。顺安又急又气,等有半个时辰,掌柜总算起身走了。

顺安忙叫挺举,可无论如何折腾,挺举只是不醒。顺安急了,拿到一只脸盆,悄悄开门,猫腰溜到湖边,舀来一盆凉水,照头浇上。经这一激,挺举总算醒了,不无懵懂地看着顺安。顺安扯他快走,挺举追问因由。顺安无奈,只得压低声音,将事体一五一十急讲一遍,再次扯他快走,不然就死定了。挺举的酒这也完全醒了,二话不说,急到陈炯房间,却也是死活扯他不起。顺安早已包袱在身,催他抛下这个祸事,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挺举却似没有听见,又是捏,又是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陈炯整醒了。陈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远处响起脚步声,听声音,不知有多少兵勇奔客棧而来。显然,从大门出去已不可能,顺安急了,飞脚踹开窗户,扑通跳下,挺举一手扯起陈炯,将他拖到窗边,猛力推下,急又蹿回门口,将门闩牢,返身跳窗,与顺安一道,将陈炯架起飞逃。

三人在夜幕掩护下由城墙的缺口处钻出,来到郊外乡下。翌日晨起,顺安外出打探,

听闻清兵已在凌晨之时封住城门,正在城中四处搜捕。直到此时,陈炯方信昨夜是死里逃生,拱手谢过挺举和顺安。三人沿乡间小路又走半日,顺安向一家农户租到一只篷船,欲扯挺举悄悄溜走,挺举却又死活不顾地拖上陈炯,因昨夜惶惶之中,陈炯的行囊全被丢在客棧,这辰光身无分文了。

三人由水路辗转来到湖州。顺安上岸,发现这里也在捉拿陈炯,且画像上竟然多出一副络腮胡子。看来,陈炯老家也不可待。听闻陈炯有意前往日本投孙中山,挺举说服顺安,三人弃船,沿乡路夜行晓宿,直奔上海。

再说鲁俊逸从宁波回沪后,动用所有资源,连续探测数日。无论是善义源还是润丰源,均未听到任何反馈。麦基洋行的那批货物也让老潘他们抖落得干干净净,倒手之间净赚三万余元。俊逸长出了一口气,却也未觉出轻松,因为他的心头仍旧压着一桩大事,就是泰记何以突然在他钱庄里存放十万两银子。

俊逸从老潘口中得知,泰记把银子存入后,再无音信。老潘也有打问,但在钱庄存钱取钱是客户的权利,何况泰记存入的是三年期,茂升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俊逸越发不敢掉以轻心。他深知,在这个只有真金白银才能说话的上海滩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丁家拥有财大气粗的银行,却将银子莫名其妙地存入他的庄里,背后必定有个说辞。俊逸与老潘议论良久,终也未能见出个所以然来。

这日晨起,俊逸在收拾从老家带回来的行李箱时,看到伍家的镜湖双喜字画,似是想到什么,叫来齐伯,叫他寻来工具,将字画挂上。齐伯挂好画,俊逸站在几步开外,正在欣赏,电话铃响了。“是合义兄呀。”俊逸拿起电话,眉开眼笑,“呵呵呵,电话一响,就想到是你……是哩,我回去看看老夫人,这刚回来,正说要去望望你哩。啥事体?……好哩,我这就去。”

俊逸放下电话,提起黑包,转对齐伯道:“齐伯,我这出去一下。啥辰光你得空,你在后院腾间屋子,备好床铺,近日或有客人。”齐伯问道:“是男眷还是女眷?”“男眷。”“啥辰光到?”“如果不出意外,当在这几日。”“好咧。”

第一商会

寒川子

